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

(修订版)

孙 晶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PRES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IBRARY USE

ACQUISITION DEPARTMENT

100081 BEIJING, CHINA

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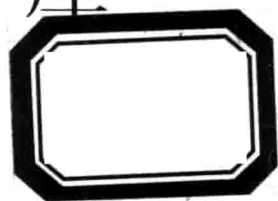
（修订版）

孙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

(修订版)

孙 晶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 / 孙晶著. —修订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61-3593-8

I. ①印… II. ①孙… III. ①吠檀多—研究—印度—古代
②不二论—研究—印度—古代 IV. ①B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6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75
插 页 2
字 数 553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吠檀多哲学是在长达 3000 多年的印度思想史上起到了最重要作用的哲学，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对印度的思想、宗教、文化产生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是其他哲学思想所无法企及的。

吠檀多哲学本来是作为奥义书的解释学而产生的，如果从其根本经典《梵经》的出现算起，至今已有 1500 年以上的复杂的发展历史，而且流派众多，学说各异。在现代印度社会中，极有社会势力的吠檀多诸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商羯罗为开山祖的不二一元论派。

尽管不二一元论派是以商羯罗为开山祖师，但不二一元论的思想却早已出现在商羯罗的老师哥宾达的老师（即祖师）乔荼波陀的著作《圣教论》之中。

本书的作者孙晶研究员是贵国印度学佛教学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巫白慧研究员的得意门生，是中国的印度学、佛教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才。1988 年，他经日本东京大学的推荐，作为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获得者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印度哲学专业留学，并由本人指导从事印度哲学特别是吠檀多哲学的研究。从那之后多年以来，我与孙先生无论从公或从私两方面都保持了亲密的联系，并一直关注着他对吠檀多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孙先生由对吠檀多不二论理论渊源《圣教论》的研究开始，进一步深入到作为商羯罗不二一元论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最能反映他思想的《示教千则》，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在中国的吠檀多哲学研究中，关于《圣教论》已经有了巫白慧教授的汉译本（1999 年），同时还有孙先生本人的《乔荼波陀的核心哲学研究》（1987 年）和《圣教论研究》（1994 年）。据我所知，孙先生的这

本著作是对印度最大的哲学家商羯罗最初的真正研究。在此，能向中国专家以及一般读者介绍并推荐此书是我的荣誉，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东方研究会理事长

前田专学

2001年7月25日

前 言

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是印度哲学史上的主流派，雏形为创立很早的婆罗门教哲学，发达于公元7—8世纪，主要代表人物为乔荼波陀和商羯罗；其哲学理论影响之深远，流传之广泛，在印度哲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它的主要哲学理论至今还影响着占印度总人口70%的印度教徒。研究这种神秘而复杂的哲学，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哲学思维上比较愚钝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吃力的。为了做好这一项研究，我曾获得多方面的支持，有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我的导师，以及日本学术界的老师和同行们。同时我还获得过多方面的资助：曾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在东京大学留学，师从前田专学教授专攻吠檀多哲学；并于2000—2005年获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东京大学攻读论文博士学位。国家社科基金将我的研究纳入项目；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也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在这一切的支持下，此书终于在2002年面世，并于2005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时至今日，本书又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重新出版。为了这次的重新出版，我对本书的上篇部分做了大幅的修改，并对本书的下篇部分《示教千则》的梵本汉译，作出了详细的校订。本书是我三十年来学习印度哲学的一个总结，也是我多年来潜心研究印度吠檀多哲学的一个成果。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剑虽已磨出，但是真剑还是假剑只有专家和读者才能作出鉴别。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吠檀多不二论的两位哲学家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思想研究，下篇为商羯罗的梵文哲学经典《示教千则》的全本汉译和注释。在上篇中本人对两位哲学家的研究，除了参考了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外，主要还分别是基于他们的主要哲学著作，乔荼波陀是基于《圣教论》，^①商羯罗是基于本书下篇。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的了解，本人认为有必要尽可能详细地作一些解说，因此，将绪言分为上、下两篇，但愿不是多此一举。

^① 请参见巫白慧《圣教论》译释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上篇绪言

印度是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如果以最早的文字资料《梨俱吠陀》为标志来计算的话，至少也有 4000 年的有文字的文明了。在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里，她是以什么理念作为人们精神的支撑体，这些理念是如何引导着社会进步，推动着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注目的。从印度哲学的发展史上来看，它的思想精华——具有先进性的哲学思想，曾在印度各个历史时期起到过指导意识形态和促进科学技术的作用；至现代，这些哲学思想仍然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并且具有和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适应性，所以它还具有创造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潜能。然而，印度思想从整体上来讲是一种宗教哲学思想，她的精神发展史与宗教发展史是平行的，这是从时间发展上纵向地来看。而实际上，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很难说哪种思想属于或不属于宗教思想。于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智慧的获取，实际上是以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来换取对永恒精神的认定。因为印度的古老精神传统认为，精神具有一种至高无上性，真正的宗教产生于精神，而不是产生于人的血肉、法规、风俗、种姓或民族。精神生活是优于一切世俗生活的，它能够摆脱世俗而存在，并且真正地渗透到本体的存在之中。纯粹的肉体欲望和感情，冲动和本能，以至理智和意志都不能耗尽人的本性，只有处于精神状态之中，也即只有摆脱了世俗生活，全身心都投入了精神生活之中的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印度人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人的灵魂是不属于世俗世界的，人必须要通过修行或抛弃私欲从而使灵魂上升到永恒的世界，其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印度人在精神生活中提倡直觉。所谓直觉就是证悟精神或感知真正的价值。要实现价值，就必须去证悟精神。印度人对这个精神的看法或具体称谓虽不尽相同，但它基本上可以肯定为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哲学本体；当然有的也称它为神或某种境界；甚至这种精神就是指一种知识，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吠檀多就称它为“梵”。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印度雅利安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考虑有关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本体问题，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哲学思考之后，他们对天与人的关系总结出了一套理论——“梵我”理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是真正的极致，人生的目的就是学习这一理论，获得有关它的一切知识。印度人认为，要想获取这种知识并不是简单地靠读书本就能得到，主要是要靠一种内在直觉的方法。

如上所述，印度人提倡精神生活中的直觉或顿悟，因为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体验最终实在，或是与最终实在的真正结合；而这种体验或结合是不能运用肉体实践或推理来完成的。这里所推崇的就是宗教神秘的直觉。印度人认为，神或终极实在不是认识的主体，也不同于被认识的客体。神是不能被证明的，一切有关神存在的证明终归是会失败的。因为神是一切精神，它是生命不是物；它是活动力而不是固定性的东西，所以不能把它作为某种存在似的的东西来作出证实。在古代奥义书中就只能用否定性的言词来描述神的存在，奥义书认为终极实在“梵”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把它表述出来，却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终极实在“梵”是区别于任何一种物的，所以没有任何属性，也不表现为任何形式；它超越于人类的感觉经验，所以不能用逻辑概念来理解或用语言来表述。怎么办呢？奥义书认为对于梵只能用“遮诠法”，也即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称它“不是什么”来达到说它“是什么”。在如此神秘莫测的情况下，要想真正了解梵，当然就只有依靠直觉了。主要的直觉手段叫做“瑜伽”。吠檀多哲学认为，直觉就是对最高真实“梵”的直觉，也可以称作对纯粹自我的直觉，因为他们认为最高实在梵与作为个体灵魂的“自我”（阿特曼）是同一的。直觉到了真实的自我，就意味着得到了解脱，而解脱是印度所有哲学的最终目的。

解脱是令印度人非常烦恼的问题，婆罗门教哲学认为“自我”（阿特曼）是一体二位，分为“不死之我”与“生灭之我”；前者等同于永恒的实在梵，后者是前者的幻现，也是承受轮回转生的主体。奥义书提出了系统的轮回理论。轮回与解脱的思想在印度精神发展史中占有很大的部分，也是印度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解脱的目的，他们才会反过来逆向地去思考人与神、个体我与终极实在、会死的肉身与不死的灵魂之间的关系，于是产生了哲学。印度人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他们探讨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构成以及人生的种种问题，但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为了解脱。商羯罗既是哲学家又是宗教家，他一生著书立说，并亲自建立修道院，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在精神上获取真知：个体灵魂会复归于梵之中，主观精神会融合于客观精神，人生解脱的必由之路就是去获取有关梵我同一的知识。商羯罗与印度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都是非常关心人生问题的。印度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关注人的终极问题。西方人往往于此误认为东方人是消极主义的，或是遁世无为的。我们东方人却不这样看，例如印度《薄伽梵歌》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不执着于行为的补偿，而要把行为看做是履行义务。这一思想的意思，并不是要人们

不关心世俗社会、没有执着的追求，而是在行为中要抛开有意识的执着追求。所谓“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就是印度思想的象征说法。西方人与东方人或印度人的不同点在于，他们过分看重活动本身，从而丧失了心灵的平静。西方人缺乏抑制（瑜伽）精神，对于活动本身没有超脱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人的活动首先是活动能带来直接的结果，或是因为喜欢活动而活动。而印度思想的贡献就在于她指出了—个道理：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迷失生活的方向。人类的唯一目的，也即避免混乱和贪婪的唯一目的，就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平静。我们中国的思想也承认这一观点，老子或宋学都主张一种大一元论的观点，他们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整体，而几乎不把个人看做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个人只是家族、社会或宇宙的一员，个人自我的实现就是进入和睦的状态。老子认为自我的实现就是达到了与整体的和谐，商羯罗认为就是把小我融入了大我。这是根本不同于西方那种培养人的个性，认为自我的实现就是在竞争中获胜的观念。印度人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然的本性，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把生活法则同万物的本性统一起来，所谓解脱就是个人的本性与终极实在的统一。

印度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就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思潮：即渊源于吠陀的认为世界产生于“无”或“有”的观点；随着这两种观点派生出了奥义书的有我论和以佛教为主的无我论。所谓“有我论”即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存在，宇宙的大主体与个体灵魂的小主体是同一的；而所谓的“无我论”即不承认这个主体的存在，而认为事物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或者是认为事物是由各种原子和原初物质构成。有我论是属于以吠檀多哲学派为代表的正统派，在宗教关系上讲是有神论的婆罗门教；无我论则是属于佛教以及无神论的其他哲学派别。其实这两派的观点最早也都是来源于印度上古吠典《吠陀》中的“有”与“无”的概念，这可以追溯到《梨俱吠陀》的神话。在原始的神话中，有和无在还未分家之前是被统一于“唯一”的概念的。“唯一”是一种既非有、又非无的原始的混沌。正是这个唯一实现了宇宙的创造，也是它自己打破了混沌造成了有与无的分家。在梵书中“无”被看做是一种基本原则，只是奥义书哲学否认这一观点。从此“有”的哲学被看做是正统婆罗门的合法理论，而“无”的哲学开始逐渐从正统哲学世界中消失。总结一下：印度哲学的一开始，有两种思潮存在，一种承认有，一种承认无，但它们都属正统的婆罗门传统。然而到了奥义书时期，它的哲学家开始否认“无”的观点，拥护“有”的观点，印度

哲学便出现了转折。所以，在世界之初，“有”与“无”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彼此是没有差别的。比如在《阿闍婆吠陀》中，“有”与“无”被描述为以梵作为它们共同的胎藏的“暹罗双胎”，它们之间彼此关联着，就像一页纸的两面。正统的婆罗门哲学家看到的是纸的这一面，而佛教哲学家则看到的是纸的另一面。

吠檀多不二论的代表人物商羯罗坚持着“有”的理论，他的不二论即只承认一元的宇宙本体，首先是有，然后只有一个最终的有。商羯罗在他的《梵经注》一开篇就认为，梵是第一的存在，其本性是永恒的、纯净的、觉悟的和解脱的。梵的认识是一种直接的体验，而并非是由思辨所生之物。阿特曼是个人存在的本质，它藏于有情众生之中；梵在本性上与众生的阿特曼是同一的，它就是众生的阿特曼，所以梵是存在的。商羯罗承认宇宙精神的梵等同于个体灵魂的阿特曼，二者都是超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绝对地否定经验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前二者是绝对的存在，这是以胜义谛来看；经验世界是相对的存在，是以俗谛来看。然而，在相对的存在中，个体灵魂阿特曼是精神性的，它与物质性的肉体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在哲学上的解决是不简单的。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认为，精神是以意识作为属性，其延续是很难的，而物质是以延续作为属性却又不带有精神。如果二元的性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很难说明。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而求助于神，有的把精神化解于物质之中，还有的把物质作精神性的分解。商羯罗则采用了一个概念“无明”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自我（阿特曼）的本质最终只能是精神的，它与梵是同一的。但是，人们由于“无明”（错误的认识）认识不到这一点，却把自我等同于“命我”（肉体），即把阿特曼等同于实际的我，这是错误的。这是误解所造成的，人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幻相；客观世界和人们的主观世界都是梵通过“摩耶”（幻力）所幻现出来的，就如有人把绳看成了蛇，但实际上蛇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命我最终是要归于真我的，只有真我才是唯一的存在。在这里，商羯罗是把自我归于大我，即个体精神归于客观精神、宇宙精神，强调宇宙的统一性，把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结合在一起了。

印度吠檀多哲学，从它的哲学思想渊源上讲，要追溯到吠陀；但从它自身流派的形成发展以及历史背景来讲，如果以它的根本经典《梵经》出现算起的话，到现在至少有 1500 年以上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出现了多个流派。以这些吠檀多流派在今日印度的影响来论的话，可以举出来的主要流派

有：商羯罗的不二论、罗摩奴阍的限制不二论、摩陀婆的二元论、尼跋迦的不一不异论、筏罗婆的清静不二论。在这之中，只有商羯罗的不二论影响最大。

“吠檀多”一词的本来意味是“吠陀的终结”，它也是指把整个吠陀的意旨都秉承下来的奥义书。奥义书也即为吠陀之集大成者。那么，吠檀多哲学也即奥义书哲学，它把吠陀作为其哲学的绝对权威，它称吠陀为“天启圣典”。^①吠檀多的哲学家们把奥义书的思想加以整理和体系化，并作出统一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吠檀多哲学家也称得上是正统派。吠檀多派的正式确立，表现为其根本的“三经”的地位的确立。除了奥义书为正统经典之外，还有《薄伽梵歌》和《梵经》也为正统经典，这既是吠檀多的“三经”，也是它们的三种哲学体系。这三种体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上的一致性，它们是吠檀多弟子们的必读书。在这三经中，《梵经》又被确立为吠檀多派的最根本经典。《梵经》的具体形成时间不详，但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大约形成于公元400—450年间，作者为跋达罗衍那。《梵经》的内容主要是对当时出现的种种学说，以及对奥义书的多种解释和形而上学的诸多问题进行整理、批判和归纳，以此而形成完整的体系。《梵经》在当时也是为了对抗另一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主张纯粹精神和根本物质并存的二元论哲学数论。它相反地主张以奥义书的中心概念“梵”作为宇宙唯一的究极存在的一元论。从此吠檀多哲学的基本哲学立场得以确立，它是以探究梵的学问研究为根本目的。同时，吠檀多哲学开始无论在名还是实上都与印度其他的哲学流派如数论、瑜伽、正理论、胜论、弥曼差以及佛教等并驾齐驱，活跃在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从《梵经》产生以来，一直到商羯罗为止，一共大约300年时间。这几百年吠檀多派由初期的《梵经》的梵实在论的观点发展到商羯罗的梵我不二论观点。这种哲学观念上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和升华，它从具有原始实在论影响痕迹的吠檀多理论的雏形，进入到全新的具有理论抽象的形而上学，完成了哲学的最重要的一步进化。如果说《梵经》哲学还停留在寻求现象世界产生的终极原因上，它还没能放弃使用如“世界的母

① 古代印度人把吠陀称作“天启圣典”(Śruti)，他们认为天启圣典并非由神或人创作而成，而是上古的圣仙通过神秘的灵感所感悟而得，它们会永恒地存在下去。吠陀共有四种：1.《梨俱吠陀》，内容是对神的赞歌；2.《夜柔吠陀》，内容是关于祭祀；3.《娑摩吠陀》，内容是关于歌咏赞歌的；4.《阿闍婆吠陀》，内容是关于巫术咒语。

胎”(yoni)一类显然具有原始色彩的概念,而到了商羯罗就看不见这些低层次的术语了。商羯罗探讨的是绝对观念梵与个体灵魂我之间的关系,是一些在本质上一致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当然,哲学的成熟不是一步到位的,在这之间还有一位值得好好研究的哲学家乔荼波陀。乔荼波陀介于二者之间,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思想理论上看都是如此。乔荼波陀为了把吠檀多哲学完善化,借用了很多佛教的东西,到了商羯罗就更甚,以致他被人称为“假面的佛教徒”。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吠檀多哲学学派与吠檀多不二论学派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学派各自的发展情况,在此将吠檀多哲学学派相关的一般情况简单地作一介绍:

1. 伐致诃利(Bhartṛhari,约5世纪后半叶人),他是吠檀多派中文法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其主要代表性著作作为《文章单语篇》,以及对钵颠者梨的《大疏》所作的《大疏解明》,他的理论为语言哲学,可以认为他是吠檀多派中的语言哲学的集大成者。伐致诃利承认吠陀的绝对权威,他认为文法学是关于内我(阿特曼)的学说,于是哲学的目的就是去追求有关梵的知识,也即解脱。他在本体论上坚持认为,现象世界是变化不定的,只有梵是常住实体;自身是绝对无差别,但在现实中所体会到的现象界的各种差别相是基于梵的。这些差别相的基底的梵(可否理解为下梵?)是由语言而来的,它以语言作为本性,于是语言就成为了万有的本质。他这种观点可以叫做语言一元论。伐致诃利的语言哲学有一个语言本体(sphoṭa)存在,他把它与梵等视。于是也可以把语言本体说视为语言哲学。因为伐致诃利是坚持语言本体的一元论原则,所以他对佛教也是持排斥态度,但是是否真的能坚持到底,还值得探讨。

2. 哥宾达(Govinda,牧尊,约670—720年),传说他是乔荼波陀的学生,是商羯罗的老师。在商羯罗的众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是哥宾达的学生的记载。但是他的生平不详。

3. 曼陀纳弥室罗(Maṇḍanamiśra,约720—770年),传说他是弥曼差学派的鸠摩利罗的弟子,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梵成就论》,论述语言哲学以及不二一元论的观点。据说他与商羯罗曾展开争论,后成为商羯罗的弟子,改名为苏雷斯瓦那。作为吠檀多哲学家,其坚持不二一元论立场,但与商羯罗的观点有一些差异。由于对曼陀纳弥室罗的研究学术界做的并不多,所以今后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4. 薄斯伽罗（又名光作论师，Bhāskara，约 750—800 年），他对商羯罗哲学持批判态度。他曾对《梵经》和《薄伽梵歌》都作过注疏，同时对商羯罗的幻论不二一元论加以批判，他站在《梵经》的实在论立场，承认多样性现象世界的实在性，认为梵与个我的关系就犹如火与火花的关系。

5. 耶牟那（Yāmuna，918—1038 年），他是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吠檀多学者。他在宗教哲学上主张，带有自意识的个我与全知全能的主宰神、具有多样性的现象世界这三者都是实在的。

6. 罗摩奴阇（Rāmānuja，1017—1137 年），毗湿奴派的人物，为吠檀多哲学派中限制不二论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印度教中提倡对毗湿奴神无限信爱的“虔诚派运动”的先驱者，其倡导的教派与商羯罗派相抵触，一直延续至今。罗摩奴阇认为，吠檀多哲学的最高绝对者梵与毗湿奴教的最高人格神那罗延天是同一的，梵是无限的，它的属性是无任何缺陷的，是世界的动力因及质料因。同时，梵、个我、非精神的物质世界这三者都是实在的，它们的本性都是各异的。然而，梵是个我以及物质世界的内制者，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关系。罗氏的意思即梵与个我及物质世界这三者的关系是不一不异的，所以称他的哲学为限制不二论。

7. 摩陀婆（Madhva，1238—1317 年），毗湿奴派中的一派“摩陀婆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是综合了吠檀多的哲学与毗湿奴派的神学，从而建立起一种与商羯罗相对立的二元论体系。摩陀婆的观点主张，最高的梵就是毗湿奴，也就是那罗延天；梵与个我、物质，个我之间，个我与物质，物质之间，这些关系都是完全相异的，这种别异性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他的“五别异论”。摩陀婆同时还持“二实体论”。他认为实体有两种：一种是自存或独立的存在，另一种是依存的存在。自存的存在是梵或毗湿奴，依存的存在是个我和世界。

8. 毗湿奴斯伐敏（Viṣṇusvāmin，约 13 世纪），他与摩陀婆持同样的二元论的观点。

9. 尼跋迦（Nimbārka，约 14 世纪），毗湿奴派人物。他的哲学是受罗摩奴阇的影响，认为最高的实在是梵，梵、个我、非精神的物质世界三者都是实在的，梵与后二者的关系，就犹如蛇与蛇盘、太阳与光线一样，是一种本质上的不一不异关系。

10. 室利康泰（Śrīkaṇṭha，约 14 世纪），他是湿婆圣典派的人物，认为梵就是湿婆神，梵与个我并非完全的同一。梵是超越于个我与现象世界的，

因为个我和现象世界是借梵之力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梵是超越二者的；二者只是梵的部分。室利康泰的观点与罗摩奴阍的观点比较接近。

11. 室利波底 (Śrīpati, 约 15 世纪)，湿婆派的人物，具体属林加崇拜派。他持一种不一不异论的观点，湿婆神持有一种可能力，一切的现象世界都是从可能力而生；个我与梵都是实在的，个我与神合一便可得解脱。

12. 筏罗婆 (Vallabha, 1473—1531 年)，毗湿奴派的人物。他认为最高的实在就是在奥义书中被认为是梵的黑天神，梵是一切万有的创造主，个我和现象世界本来与梵是不异的。如果从商羯罗系统的不二论来说，筏罗婆首先肯定作为原因的梵，与作为结果的个我、物质世界是不异的，都是纯粹的清静；然而他又对商羯罗把这些的产生归结于“摩耶”加以了否定，所以他的观点可以称作纯粹不二论。

13. 苏伽 (Śuka, 约 16 世纪)，毗湿奴派的人物，持限制不二论观点。

14. 识比丘 (Vijñānabhikṣu, 约 16 世纪后半叶)，受数论哲学的影响很深，曾注解《数论经》以及对毗耶莎的《瑜伽注》作复注。识比丘一直力图将吠檀多哲学与数论哲学相结合，他做的首要工作是扬弃原始数论中的无神论因素。

15. 力天 (Baladeva, 约 18 世纪)，先归于摩陀婆派系，后又转为毗湿奴派。其哲学属不可思议不一不异派，认为神与个我、神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一不异的关系。

以上为自《梵经》以来吠檀多哲学学派发展的一般情况，并未包括吠檀多不二一元论派的哲学家，因为在后面我们有专门的介绍，在此就不赘述了。

下篇绪言

《示教千则》一书是印度教哲学家商羯罗（约公元 700—750 年）的著作，本篇是对《示教千则》一书的梵本中文全译，同时也是对该书的第一次中文注释。本书所参照的梵文原典是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田专学考证并经日本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同时还参考了前田教授的英译本和日译本，以及印度 Swami Jagadananda 的英译本。^①本次重新出版本人又对全书做

^① 前田教授英译本：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日译本：日本岩波书店 1988 年版。Swami 英译本：印度马德拉斯 Mylapore, Sri Ramakrishna Math, 1943。

了比较详细的校订。

商羯罗是印度中世纪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吠檀多不二论的著名理论家（详细参见上篇序）。商羯罗的思想是富有独创性的，同时又极遵从印度古老的传统。因为在印度，独创性并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美德，只有对传统的忠实才是值得尊重的。他与佛陀释迦牟尼一样，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如何解救沉沦于“生死苦海的轮回”之中的芸芸众生，所以他建立起了完善的哲学和神学体系。商羯罗认为接近于真理的方法是哲学的以及心理的和宗教的，特别是用哲学的方法可以更精确地理解真理。商羯罗也是一位卓越的解释学家，他对印度古代的主要经典都有注释。因此他不但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宗教指导者。商羯罗所创立的宗教派别和哲学派别在印度知识界中保持着稳固的地位，他的思想是现代印度主要思想潮流的源泉。

《示教千则》一书是商羯罗用梵文写成的作品，其梵文名称为 Upadeśasāhasrī, upadeśa 意为“说教”或“教导”，sāhasrī 是千的意思。故译为《示教千则》（或译《千说》）。《示教千则》实际上不止 1000 首颂。它以韵文写成的韵文篇有 671 节颂，余下的散文篇按照印度梵文的韵律 śloka，以 32 个音节为一颂计算，散文篇共有 376 节颂，因此全书共计 1047 节颂，超过了千颂。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韵文篇，后一部分为散文篇。在韵文篇中，商羯罗比较集中地讲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可以把这一部分看做是他所写成的哲学教科书。首先在第一章里，商羯罗对由无知 (ajñāna) 所引起的一切行为加以否定；同时，他又以明知 (vidyā) 来对轮回的原因即无知进行消除。接着第二章，他又讲阿特曼的不可否认性，以及阿特曼与自在神的同一性（第三章）。再将行为的本质加以明确（第四章），对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加以分析（第五章），把阿特曼与统觉机能进行明确地区分（第七章等），从胜义的立场清楚地肯定“我”与最高梵之间的关系（第十章）。最后在第十八章中，以 230 颂的篇幅来讲述奥义书圣句“汝即那”的最高意义。在整个的韵文篇中，商羯罗一直都以很激烈的语句来对包括顺世论、佛教、耆那教、数论等其他派别加以排斥，可见他的哲学的党性是非常强烈的。而在散文篇中，商羯罗采用的是温和的平易近人的师生对话的形式，以导师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回答弟子的提问。一上来商羯罗就以求解脱者讲解解脱的手段为目的而说教，他直接指出：这种手段就是关于阿特曼与最高梵是同一的知识；同时指出，导师是接受了这种明知的，实际上他就是在讲述获得解脱的手段，也即教导有关梵的知识。可以把散文篇看做是以不

二论学派的教师为对象的指导教科书。特别在散文篇的第二章中，商羯罗的哲学思想表现得非常清晰，让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其中的师生对话能令你觉得仿佛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对话一样。商羯罗的这种师生对话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与弟子之间的实际交流情况。散文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实际上是与吠檀多教派的解脱三阶段相对应的：（1）听闻；（2）思量；（3）冥想。在第一章中，导师反反复复地给弟子讲解天启圣典（吠陀）和古传书，并且大量地加以引用。在第二章中，弟子经过理论上的深思，就无明以及附托的问题与导师展开了讨论，从而加深了对圣典的理解。第三章主要是讲解所谓的巴利商羯那冥想法。至于韵文篇以及散文篇各章之间在其内容和逻辑上的关系问题，通过阅读可以认为，各章在思想内容上基本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在韵文篇的排列顺序中，可以认为基本上不是按思想内容来排列的，而是按照各章的数量由少到多来排列的（第一和第十九章除外）。第十八章是韵文篇中最长的一章，全章以奥义书最著名的圣句“汝即那”（《歌者奥义》六、七、八）为中心，在全章内容中反复解说。

在公认的商羯罗著作的真品中，大部分为注解一类，而真正称得上商羯罗的独立哲学著作的应该是《示教千则》一书。按照学术界研究惯例，凡研究商羯罗，必谈他的《梵经注》。然而实际上《梵经注》中的一些观点与商羯罗本身所持观点是不同的。因为《梵经》为印度吠檀多哲学派的根本经典，其所持观点是不一不异论；而商羯罗在对《梵经》加以注解时必会多少附会《梵经》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商羯罗在其注解中是难以自由发挥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想从《梵经注》中抽取出商羯罗自身的哲学思想也是困难的。于是，尽管《示教千则》只是小品类的作品，但作为商羯罗自己的独立真作，《示教千则》却是研究商羯罗思想的最直接便利同时也是最确实可靠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历史资料。对《示教千则》一书的真伪考证工作，是由日本东京大学的前田专学教授完成的。前田教授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查找了存在于美国、英国、印度和德国的共42种印本和14种版本，作出了系统的整理，并作了词汇索引和引用文索引，于1973年由日本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了梵文本。随后又分别出版了英译本和日译本。为此，前田教授获得了日本的最高学术奖——日本学士院赏。

当前国际印度学界和印度的学术界对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传统的方法；（2）哲学的方法；（3）历史学